

續名醫類案

九



續名醫類案卷二十二

錢塘魏之琇編集

蠭

有人行蠭毒以病人。若欲知其姓名者。以敗鼓皮燒作末。飲服方寸匕。須臾自呼蠭家姓名。可語。之。各呼。

喚將去則愈。治之亦有方。

醫學綱目

干寶外姊夫蔣士先得疾下血。言中蠭。家人密以囊荷置其席下。士先忽大笑曰。蠭我者張小也。乃收小至。并令解之。士先獲瘳。世以此物爲治蠭之良方。

囊音穰。囊荷草名本草。無本草通志略出閩櫨。

梅師方云。凡中蠭毒。或下血如鵝肝。或吐血。或心腹切痛。如有物咬。不卽治之。食人五臟卽死。欲知是蠭。但令病人吐水。沈者是浮者非也。用敗鼓皮燒灰。服方寸匕。須臾自呼蠭主姓名。

本草綱目

夷方有蠭毒之害。須袖中嘗帶當歸。遇飲食訖。卽咀嚼少許。若有毒。則卽時嘔吐。無不安然矣。

漱石閒談

生甘草五錢。煎汁半杯。溫飲之。入咽卽吐。初中蠭毒。入腹未久。其蠭未生。得吐卽出矣。如恐未盡。再煎五錢。服之。加麻黃半盞。更妙。

食不輟。蠭不入肚。又肘後方云。馬兜鈴藤能逐蠭。從小便出。用至十兩。水一斗。酒一升。煮三升。分三服。不瘥。更服。上人呼爲三百兩銀藥。



海昌王士雄孟英
定州楊照藜素園同校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大蜘蛛一個研爛。生蜂蜜半盞和服。蠱畏蜘蛛。故用蜘蛛治蠱。而蜘蛛有毒。又用蜂蜜製之。此方獨治金蠱。

蠱蠱。

蠱毒在上。則服升麻吐之。在腹。服鬱金下之。或合升麻鬱金服之。不吐即下。李侍郎憲初爲雷郡推官。鞠

獄得此方。活人甚多。

范石湖集

新州郡境有藥人。呼爲吉財。解諸毒及蠱。神用無比。昔人有嘗至雷州。途中遇毒。而貌頗異。自謂卽蠱得吉財數寸飲之一。吐而愈。俗云。昔有遇毒者。其奴吉財得是藥。因以奴名之。實草根也。類芍藥。凡人遇毒。夜中潛取二三寸。或剉或磨。少加甘草。詰旦煎飲之。得吐即愈。俗傳將服是藥。不欲顯言。故云潛取。或云。昔有里嫗病蠱。其子爲小胥。邑宰命以吉財飲之。暮乃具藥。及旦。其母謂曰。吾夢人告我。若飲是且死。亟去之。卽仆于地。其子又告縣尹。縣尹固令飲之。果愈。豈中蠱者亦有神若二堅哉。投荒雜錄

財也

常撫軍安。己酉歲。秉鉞西臬。讞案有爲蠱斃命者。獄已定。因檢卷閱之。緣養蠱婦女。覘富室貿易。遠歸。知其必攜財。倩隣嫗詣其家。初作問候狀。後乘機藏蠱于指彈之立斃。事主疑而執之。送諸官。究得其實。據供婦女初嫁時。已隨附十九蠱。嫁後與伊夫又害六人。復增至二十五蠱矣。其所害六人。施察出確。

證者三。挖土得尸骸者。其一卽犯事之家。子怪之而未信。次日提婦女復親鞫之。厯厯不諱。因令呈所養蠱視之。出初一竹筒。空然無所有。女稟法堂聽政之所。邪祟不敢入。必咒祭司戶而後可。如之則果現。乃蠕蠕赤蠍耳。遂令以足踐踏之泥水。吏曰。却未滅。令婦女呼之。蠍仍在筒中。依然如前。數於是訪所以絕之法。用石函入蠍。封以印紙。投于江。蠍乃滅。蓋蠍之爲害甚毒。有謂刺蝟能捕蠍蟲。使無遺匿。殊不知蠍之爲類不一。其最毒者。雖刀斷石碎火焚土埋。而蠍依然不滅。依附婦女。中人立死。死後財物爲蠍搬運。以利養蠍者。每害一人。則增一蠍。或云其人被害。魄卽附而爲蠍。宦遊筆記 雄按雖非醫案。足廣見聞。

陳自明云。兩廣山谷間。有草曰胡蔓。又曰斷腸。亦有感蛇毒致生惡菌。名爲定年藥。有溼婦與北人交好者。別時陰以藥置飲食中。仍解之。曰。子必某時來。若依期而至。彼復以藥解之。若過期不往。必死。故謂之定年藥。如服神仙追毒丸一粒。其病卽瘥。五倍子三兩。山茱萸二兩。麝香三錢。千金子去油一兩。紅芽大戟一兩半。各爲末。用糯米煮濃飲爲丸。分爲四十粒。每服一粒。用井花水。或薄荷湯磨服。利一二次。用粥止之。此丸能解一切毒。一名太乙丹。紫金丹。一名神仙太乙丹。一名玉樞丹。又名神仙解毒萬病丹。宜於端午重陽七夕合之。須潔淨之所。尤忌一切冲犯。雄案胡蔓又名野葛。又名雷公藤。浙東亦有之。土人用以殺菜蟲。遂呼爲蟲藥。余在婺源輕生者服之。輒死。獄訟頻興。禁之不止。似比定年藥之毒尤烈也。蛇蕈殺人亦速。恐蟲藥非此一物所造。然皆可以玉樞丹救之。

諸蟲

賈誼新書云。楚惠王食寒菹得蛭。恐監食當死。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曰。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仁德。病不爲傷。王病果愈。王充論衡云。蛭乃食血之蟲。楚王殆有積血之病。故食蛭而病愈也。陶宏景曰。楚王食寒菹見蛭。食之果能去結積。雖曰陰祐。亦是物性秉然。本草綱目

唐時京盛醫人吳元禎治一婦人。從夫南京還。曾誤食一蟲。常疑之。由是致疾。頻治不減。請吳醫之。吳揣知所患。乃擇主人婢女中謹密一人。預戒之曰。今以藥探吐。以盆盂盛之。當吐時。但言有一小蝦臺走。去。然切不可令病人知之。是誑給也。婢僕如約。此疾頓除。北夢瑣言

元載不飲酒。人強之。辭以鼻聞酒氣即醉。人謂可治。取針挑載鼻尖。出一小青蟲。曰此酒魔也。聞酒即畏之。去此無患。是日載酒一斗。五日倍之。清賞錄

孫兆治向大王宮中有一宮人。七太尉所寵也。忽患一疾。凡惡心。則吐蟲數條。後乃頻作。七太尉甚愍之。累治不瘥。每用殺蟲藥。則吐蟲愈多。諸藥殆遍。召孫診之。孫曰。六脈皆細。非蟲脈也。今雖吐出。乃臟寒而蟲不安。移居上膈。因而吐出。復用殺蟲之藥。爲藥所苦。不能自安。所以吐出愈多也。孫遂用藥。不三五錢。皆一色丸子。蟲遂不吐。明日再召。孫至。六脈漸大。進前藥。其病不作。後求方。乃硫黃附子各一兩。並末糯米糊爲丸。每三十九米飲下。綱目此張景岳治蟲用溫臟丸之藍本。也。但大寒大熱蟲俱不安。亦未可執一。

寶材治一婦人病腹脹。諸藥不效。令解腹視之。其皮黃色。光如鏡面。乃蟻痕也。先炙牛肉一片。令食後用生麻油調輕粉五分服之。取下。下蟻蟲一合。如線如鬚狀。後服安蟲散而愈。

張子和曰。汴梁諸匠氏有木匠趙作頭。鐵匠杜作頭。行次失路。迷至大宅乞宿。主人不納。曰。家中有人重病。不敢納君。杜作頭給曰。此趙公乃汴梁太醫之家。今蒙上司見召。迷路至此。蓋病者當愈。而遇此公也。主人然而入。良久復出。將邀二人入室。與之食已。三人起請曰。煩太醫看病何如。趙見而笑曰。一藥可愈。二人竊議曰。來時所攜熟藥。寄他車上。此中實無奈何。杜曰。此甚易耳。潛出門得牛糞一塊。作三十粒。下以溫水少頃。病人覺胸中如蟲行一涌而出。狀若小蟻蠅一二升。以手探之。又約一升。頓覺病去。明日主人出謝曰。百歲老人。未嘗見此神效之藥也。禮餞二人。遂歸。此二子小人也。欲苟一時之宿。遂以穢物治人。

亦偶得
吐法耳

周漢卿治武城人。病胃痛。奮擲乞死。漢卿納藥於鼻。俄噴赤蟲寸許。口眼悉具痛旋止。史明

鍾大延治一僧嗜鹽。每食斤許。衆醫雖知爲蟲。然服藥輒痛悶欲絕。大延曰。是蟲不受藥也。當有以餌之。以鹽筍乾用藥煮。仍加以鹽令服。越數日果嘔蟲數斤許而愈。寧波府志 雄案此則誘之以所好也。治病皆宜如此而治蟲尤宜。

李明甫東陽人。善醫。尤妙針法。義烏令病心痛垂死。明甫視之曰。有蟲在肺下。藥所不及。惟砭乃可。然非易也。謬謂於背上點穴。密取水以噀之。令方驚而針已入。曰。蟲已死矣。既而腹大痛。下黑水數升。蟲亦

去遂愈。兩浙名賢錄

尹蓬頭者。傳稱騎鐵鶴仙。蓋異人也。一貴人閨女弱病。形容俱變。醫人束手無藥可愈。母鍾愛不能捨。偶邀視之。曰。有癆蟲。尚可醫。請用何藥。曰。藥力不能治。只消與我同宿一夜便好也。母信其仙術。決無戲言。白之於父。父大怒云。胡說。豈有公侯家女與一風道士同宿之理。後見女殊無生意。母又涕泣言之。懇切不已。從之。尹令紙糊一室。室不許留孔。設一榻不用障。令女去其袒衣。用手摩足心。極熱如火。抵女陰戶。東西而睡。戒女云。喉中有蟲出。可急叫我。女不能合眼。而尹鼻息如雷。天將明。女報蟲從口中飛出。尹四顧覓之不見。曰。從何處鑽去。不能除根。定要害一人也。蓋乳母不放心。因開一孔窺之。蟲出女口。已入乳母之腹也。天明父母視之。女之顏色已變。尹大笑而去。後數月。女方擇婿。而乳母死矣。

續金陵

事

馮益齋給練。每發言。腹中輒有聲應之。此應聲蟲病也。遂告病。卜居南京。楊守極用小藍煎飲之。卽吐出

其蟲。續金陵

郭茂倩嫂金華君。產七日不食。始言頭痛。頭痛已。又心痛作。既而目睛痛。如割如刺。更作更止。相去無瞬息間。每頭痛甚。欲取大石壓。良久漸定。心痛作。則以十指抓壁。血流滿掌。痛定目復痛。又以兩手齒剝取之。如是十日不已。眾醫無計。進黑龍丹半粒。疾少間。中夜再服下。瞑目寢如平昔。至平旦。下一行約

三升許。如蝗蟲子。疾減半。已刻又行如前。則霍然頓愈矣。

蟲。凡風木生蟲也。

孫文垣治一婦。人心痛。唇紅。痛則大發。熱頭痛。少頃出汗。脈大小不一。

脉曰。此蟲痛之證。痛吐白沫可徵。

也。凡心腹痛而唇紅。吐白沫者多屬蟲證。檳榔川椒各二錢。杏仁一錢五分。石菖蒲一錢。烏梅七個。多炮薑草豆仁陳皮

各五分。山梔一錢。一劑痛減半。再服痛全愈。

閔蜃樓乃政體肥性躁。患痛風。手不能擯沐。足不能步履。痛處略腫。呻吟喊叫。

此風木生蟲也。凡治七越月不減。

孫診之曰。濕痰凝滯經絡作痛。也猜醫作血虛。投以補劑。宜其不愈。乃用二陳湯加烏藥葉蒼朮殼蠶

海桐皮南星服至六帖。遂不肯藥。強之曰。醫以療痛。今反加痛。吾何藥焉。時已申刻。知其驕蹇性慳。亦

不再強。改以芫花醋炒過三分。海金沙一錢爲末。白湯調下。

仿更衣丸意。至晚漏一次。下稠痰半盞。足痛減

大半。稍能動止。初更後。忽腹中大痛。促進診。行至後堂。家人出曰。病者卒矣。曰。此必痛厥。非竟死也。

臨證不知

且視之。至則冷汗淋漓。兀坐溺器。面青息斷。診之。手冷如冰。六脈俱在。但沈伏耳。知爲痛極使

然。用薑湯灌之。乃甦。徐語侍女。適來腹中痛甚。火氣迸出。肛門如焚。大響一聲。不知漏下何物。視之。乃

血鰥一條。長六寸餘。鱗目悉具。尙能游動。眾問如何。曰。此蛇物也。得下幸耳。但此劑實爲行瘀。初不知其有蟲如是。蓋芫花乃殺蟲之品。故偶中亦疾人之福也。次日手足皆能動。仍以二陳湯加茨仁紅花

五加皮四帖。脫然。

雄按病變萬端病機百出天下事莫難於醫

葉潤齋年近四十。心膈嘈雜。好啖肉。尤好啖鷄。一日不可缺。缺卽身浮力倦。神魂無措。必急得乃大嚼入腹。腹又大痛。痛極則吐酸水稠涎。然後稍定。少頃又思啖矣。其痛苦之態。喊叫之聲。聞見酸鼻。而彼則甘心焉。或勸其勿啖肉。謂久病脾虛。肉入難化。故作楚也。曰。吾豈不知。蓋痛甚苦。尙能熬。若嘈雜。則遍身溼溼蘇蘇。左右無可奈何。手足無所把捉。頃刻不能自存。有逾于死也。孫診之。六脈大小不等。觀其色。唇紅面黃。曰。據色脈乃蟲病也。先與雄黃丸一服。以膩粉五分。史君子末一錢。用鷄子打餅。五更空心飼之。錄方可辰下長蟻十條。內有二大者。長尺有咫。自首貫尾皆紅。下午又下小蟲百餘。自此不嗜肉。而嘈雜良愈。

龔子才治一婦。年四旬。心胃刺痛。時痛時止。蟲不思飲食。食卽吐。手足厥冷。胸中痞悶。口乾作渴。曰。此胃中有蟲也。以二陳湯加檳榔枳實烏梅花椒黑薑苦棟根皮生薑。煎一服。下蟲一大椀而愈。

孫一奎在吳下時。有吳生譚震者。博雅士也。一日偶談及鼓脹。吳乃詣予曰。鼓有蟲否乎。予卒不敢應。俛思久之。對曰。或有之。本事方云。臍腹四肢悉腫者爲水。只腹脹而四肢不腫者爲蟲。注曰。蟲卽鼓脹也。由是參之。古人曾以鼓蟲同名矣。且蟲以三虫爲首。豈無旨哉。蓋鼓脹卽今云氣虛中滿是也。以其外堅中空。有似於鼓。故以名之。彼蟲證者。中實有物。積聚既久。理或有之。吳曰。子誠敏也。予堂嫂病鼓三載。腹大如箕。時或脹痛。四肢瘦削。三吳名醫。歷嘗不瘳。吳俗死者多用火葬。燒至腹。忽響聲如礮。人皆

駭然乃見蟲從腹中爆出高三丈許燒所之天爲昏俄而墜地細視之皆蛇也。不下千萬數大者長尺餘蟲腹中復生小蟲多者十五六條蟲在人腹中蕃息如此曷不令人脹而死哉惜諸書未有言及者予後至淮陰有王卿官者其子年十六新娶後腹脹大按之有塊形如梢瓜發熱晝夜不退已年半矣醫惟以發熱消脹之劑投之其脹愈甚喉中兩耳俱瘡診其脈滑數望其唇則紅其腹則痛又多嗜肥甘腹痛而唇紅好啖者皆屬蟲因思凡腹痛者唇色必淡不嗜飲食今其若此得非蟲乎遂與阿魏積氣丸服之下蟲數十大者數條小者亦三四條蟲下則熱漸減腹漸消三下而愈益信前聞之不虛也

氏案不思飲食亦蟲證

也病情變幻莫執一端

景岳全書
雄按前條襲立齋案云上唇白點蟲蝕

李士材治侯給諫腹中嘈痛按其左肱手不可近凡飲食到口喉間若有一物接之者然曰脈大而數腹痛嘔涎面色痿黃此虛而有濕濕熱相兼蟲乃生焉當用人參湯送檳榔丸以下蟲積蟲若不去雖服補湯竟何益乎病家畏謹之甚不敢輕投終莫能起何不改用平善殺蟲之劑

張遠公三年久嗽服藥無效委命待盡姑乞診之間曰飢時胸中痛否曰大痛視其上唇白點如粞者十餘處此蟲嚙其肺也用百部膏一味加烏梅檳榔與服不十日而痛若失歟頓止令其家人從淨桶中覓之有寸白蟲四十餘條自此永不復發立齋案云上唇白點蟲蝕上部下唇白點蟲蝕

王海藏云有楊時者因患風氣衝心飲食吐逆遍身枯瘦曰服萬病紫菀丸至二十日漏出肉塊蝦蟆五

六枚白膿二升愈。又趙侍郎先食後吐目無所見耳無所聞亦服萬病紫菀丸漏出青蛇五七條下惡膿三四升方愈。紫菀丸卽厚朴丸加羌活獨活防風是也。厚朴蜀椒川烏頭紫菀吳茱萸菖蒲柴胡桔梗茯苓官桂草角乾薑人參黃連巴豆霜。雄案必有的實證據始可投之

益昌伶人劉清嘯。昵一娼名曰花翠。年逾笄。病好食生米。否則終日不樂。至憔悴萎黃。不思飲食。惠民局監趙尹用蒼朮米泔水浸一夜剉焙爲末。蒸餅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食前米飲下。日三服。兩旬而愈。

蓋生米留滯腸胃。受濕則穀不磨至生蟲。蒼朮能去濕溫消穀也。楊氏藏經驗本草綱目

戴元禮奉太祖命往治燕王患瘻。見他醫所用藥良是。念何以不效。乃問王何嗜。曰嗜生芹。元禮曰得之矣。投一劑夜暴下。皆細蝗也。史

葛可久治一人患腹痛脈之。謂其家曰。腹有肉龜。視熟寐吾針之。勿令患者知。知則龜藏矣。患者問故。家人詎曰。醫云。寒氣凝結。多飲醇酒自散矣。患者喜。引觴劇飲。沉酣而臥。家人亟報葛。以針刺其患處。病者驚寤。俾以藥餌。須臾有物下。儼如龜形。厥首有穴。蓋針所中也。病遂愈。黃日升蓬窗類記 雄案俟而知其爲龜一鍼而恰中。龜首未免神其說矣。

杭州府通判王某。河間人。病腹脹。服藥不效。夢人語云。鬼疾藜可治。王覓取煎飲。飲之痛不可忍。俄噴洞泄。迸出一蟲長丈餘尋愈。覽抄

山野人好噉虱在腹生蟲爲虱癥用敗梳敗簪各一枚破作兩分以一分燒研以一分用水五升煮取一升調服卽下出。

張路玉曰近有女子欬逆腹痛後忽喜呼。初是呀呷連聲漸至咿唔不已變易不常或如母雞聲或如水蛙鳴或如舟人打號每作數十聲日發十餘次忍之則胸中悶悶不安此爲叫蟲卽應聲蟲之類也復有一人忽發熱痞滿後常兀兀欲吐吐中必有蟲數枚狀如蝦形跳躍不已諸治不應或令服銅綠涌之不過二三度遂絕不復見矣

黃履素曰人陰毛中生虱名八角子貼伏毛根最癢惱人相傳此蟲不醫延及頭髮眉毛其人當死治法以生銀杏搗爛敷合毛上隔宿其蟲盡死有少年曾患此此法神效有友爲予言生此蟲者運會將否之兆予患此之後抱病十餘年備嘗苦楚其言果驗

蟲之類能入耳者不獨蚰蜒凡蟲皆然有人患腦痛爲蟲所食或教以桃葉作枕一夕蟲從鼻出形如蠶嘴人莫能識其名聞見脣齋

有人患脚瘡冬月頓然無事夏月臭爛痛不可言遇一道人云爾因行草上惹蛇交遺瘞中有蛇兒冬伏夏出故也以生蝦蟆搗傅之日三換凡三日一小蛇自瘞中出以鐵鉗取之其病遂愈據青集說醫說至順辛未上埠一婦人就山林中採筍歸覺手粘如飴一時不暇洗盥既剝筍殼又以齒嚙之由是成瘻

產蛇而死。蓋受蛇遺之毒也。

靜齋至止直記孔行素

張子和治酒官楊仲臣病心氣痛。此人常好飲酒。初飲三二杯必奔走跋懶兩足。三五十次其酒稍散方能復席飲至前量。一醉必五七次。至明嘔青黃水。數日後變魚腥臭。六七日始安。張曰。宜涌乃吐蟲一條赤黃色長六七寸。口目鼻皆全。兩目膜瞼狀如蛇類。以鹽醃乾示人。

張子和曰。予昔過夏邑西有婦人病脹如鼓。飲食乍進乍退。寒熱更作。而時嘔吐。且三年矣。亟求符咒。無所不至。惟俟一死。時十月農隙。田夫聚獵。一犬殺死。磔於大樹根盤。遺腥在其上。病婦偶至樹根。頓覺昏憤。眩瞀不知人。枕於根側。口中蟲出。其狀如蛇。口眼皆具。以舌舐其遺腥。其人驚見長蛇。兩袖裹其手。按蟲頭極力出之。且二尺餘重幾斤。剖而視之。以示諸人。其婦遂愈。蟲亦無名。此正與華元化治法同。亦偶中吐法耳。

小校畢聯元偃師人。忽得奇疾。左股痛不可忍。呻吟累日。有僧詣門乞食。問其所苦。曰。此肉鰻也。早治可活。今病深矣。因刺其膝。出小蛇十餘條。僧持之後逾數日。蛇復涌出。竟死焉。

三岡識略

陸肖愚治陳曙光患飢。必食肉方解。否則遍腹溼走。身體如在空中。每食肉。初一鬱。必滿心如箭攢作痛。至數鬱方定。少則頻飢。多則不能克化而作渴。醫治半年。肌削骨立。脈之六部皆弱而浮沉。大小遲數不等。面黃而帶青紋。曰。此患蟲也。可立拯之。令購史君子肉半斤。猪精肉半斤同煮。俟肉極熟。去史君

子入臍粉一錢。令連汁頓食之初食亦如箭攢。食後半日不飢。至五更下盆。許皆蟲有全者。有半爛者。間有活動者。宿疾頓除。乃以參苓白朮等調理。禁其一年勿食肉。遂全安。

浦南一人。少時每向溪邊執蚌。三旬外患腸痛。痛時幾不欲生。發必三四日。偶一僧過其門。聞其叫號。出藥七丸。大如菜子。用白湯送下。少頃下蟲二三十。作紅白色。其形如蚌。旋愈。後二年死。雲間雜誌無名氏。薛立齋治一男子。患腹痛。熱則痛甚。諸藥不應。半年後。腹加腫脹。面色痿黃。診其脈不洪滑。非癰也。詢之。云始於渴甚。俯飲澗水。意其誤吞水蛭而然。令取河泥爲丸。空心用水送下百丸。果下水蛭而愈。又一子因跌溝中。腹作痛。服積驚等藥不應。亦依前證療之。

一婦人于壁上取鷄翎卷耳。適蜈蚣生子在翎上。帶入耳中。生小蜈蚣。穿腦內且癢。百藥莫效。夢神人傳一方。令炒鷄肉熟。置一器內。留一小孔。蓋上。令病者以耳受之。鷄氣熏入。蜈蚣悉攢雞肉上。其病乃立愈。廣筆

錢國賓治周氏子業儒。年二十。脚掌常腫。生黃泡數十。水出卽愈。及昏厥之證。不時常發。偶家宴忽然仆地延診。按諸經脈。不動獨腎濡數。或亂或靜。因思濡生濕也。數主熱也。亂主蟲動也。靜蟲伏也。脚掌生瘡。屬腎也。是腎經濕熱生蟲。蟲氣上攻昏厥。以雄黃丸。巴霜鬱金。大黃各五分。煉蜜爲丸。棗豆大。雄黃爲衣。薑湯送十五丸。以薑湯再灌。蟲化如膠黑汁。解于露地數堆。後用冷米湯補之。恐防再舉。又食榧

續名醫類案 卷二十一
子一二升。遂不復發。

濟甯店主女年十八。勞病三載。體瘦神昏。疾日重矣。視其形神憔悴。眼露光芒。六脈雜亂。細問起居。女曰。
腹中常隱隱痛。喜食糖果。及看面白點。方知是蟲也。非勞也。與雄黃丸十粒。檳榔湯送下。至午不動。
又催五丸。腹中大響。下蟲百餘。形如土鼈。上有魚鱗。下有黑嘴。四足能動。此女昏暈半日。方醒。飲以薄
粥。用人參當歸。檳榔。紫蘇。赤茯苓各一錢。丁香五個。烏梅一個。數服除蟲之根。又以調理方而別案。
錢

葛中唐國學子。年十八。骨立修長而乏肌肉。面白筋青。小腹近脇微痛。醫莫知其證。脈乍長乍短。蟲之候
也。筋青暴露。肝之病也。小腹近脇。肝之地也。遂知肝內濕熱。生蟲。薄蝕久矣。以煅存性肥阜一兩。蘆薈
一錢。共研爲細末。每日糖湯調下一錢。餌蟲受藥。便於露地。日日一堆。蟲化膠厚青苔。二十五日蟲盡。
服者歸元收功。兩月身體大壯。同上

蔣仲芳曰。姚軼指婦。年二十餘。骨蒸潮熱。乾歎口乾。百治無效。遇一方士曰。肺中有蟲。今當盛夏。正可引
出。卽用童子雞一隻。去毛雜煮熟。貯漆盤中。以盤蓋半開半閉。俟病者睡著。以半開處置病人鼻邊。覺
來。卽將盤蓋蓋緊。侵晨用水一大桶。置盤中。揭開視其雞上。小蟲有翅者二三百。卽傾在長流水中。第
二夜用雞引之。又去蟲七八十。蟲盡而病愈。至今無恙。予意雞喜食蟲。故蟲亦喜食雞。正如蜈蚣與雞
相仇之意。煮熟者取其香。盛夏則蟲四散。睡著不動。則蟲聞香易出。付之長流水者。欲其去而永不來。

也。後試他亦驗。然其要處不可令病人先知。恐蟲亦知而避去耳。

王宇泰曰。汪仲嘉謂余曰。公知王節齋所以死乎。曰不知也。汪曰。節齋爲四川參政時。得心腹痛疾。醫療之。百方不效。日甚一日。聞峨眉有道者善醫。然不可致也。節齋親至山屏輿從徒步詣之。道者望見節齋曰。病深矣。既坐。問公於服餌。有生用氣血之物。焙製未徹者乎。曰有之。常服補陰丸。數十餘年矣。中用龜甲酒炙而入之。曰是矣。宜亟歸。屈其指曰。猶可將及家也。節齋遽投檄歸。至吳閩。輒便下赤色小龜無數。是夕卒於舟中。王曰。本草稱龜甲所主大率破癰痕。已瘧痔陰蝕漏下赤白。不言補心腎。服之反有害。醫暇卮言程雲來入煎劑如入丸須熬膠代蜜用始無弊也

蛇證

孫文垣治馬迪菴內人。原以飲食過傷。又爲風寒外襲。或以內傷外感治之。致五更發熱。盛於唇燥。胸中陽分衝跳不已。手足皆冷。熱厥脈兩寸俱滑數。寸盛是火上衝。尺盛是土虛。土虛則火乘。故脉滑數。杜撰曰。此奇疾證也。以小陷胸湯加白芍蘿蔔子前胡酒芩二帖。次早大便行下。蛇蟲八條。却不見有奇疾胸中卽不衝跳。但覺力怯。再診之。兩寸減半。尺脈稍起。以二陳湯加白芍酒芩調理。後四帖。加當歸全愈。雄按伏痰挾火上衝而胸中跳動者亦有其證。余嘗治蔣琰其論未可厚非。王氏按此由發熱過散。則擾動其火。上衝胸跳。蛇亦不安而動。輒以小陷胸湯投之。則黃連之苦寒能降火。蔓仁之甘寒能清火。枳實之峻削能攻下。病去厥止。蛇亦從而下行。其力怯。良由攻之。

猛耳。非真有奇疾爲病也。孫君生平專以疾揣病。其不經處類多如此。雄按。或因熱動以致胸跳熱降。幸中魏氏之評亦有未當。

張景岳治王氏少婦。年未二旬。素喜瓜果生冷。常病心腹痛。每發必數日不食。後數年。發必吐。初吐尙少。既而日多。每吐必二十條。每發必旬日不食。醫者但知攻蟲。旋去旋有。百藥不瘳。察其脈證。因知其傷於生冷。致脾胃虛寒。陰濕氣聚。故爲是證。使不溫胃養脾。以杜寒濕生化之源。蟲去復生。終無濟也。乃製溫臟丸與之。藥未完而病愈。後仍耽生冷果。舊病復作。與前藥而安。別無痞熱等證者。悉以溫補脾胃爲主。雄按議論超卓然。因於熱者較多也。

中毒

唐崔鉉鎮渚宮。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迨曉氣猶未絕。隣房有武陵醫工梁新聞之。乃與診視曰。此乃食毒也。三兩日中曾外食耶。僕夫曰。主翁少出訪。亦不食於他人。梁曰。尋常嗜食何物。僕夫曰。好食竹雞。曰。竹雞喫半夏。必半夏毒也。命搗薑振汁。折齒而灌。由是而甦。崔聞而異之。召至乃安慰稱獎。資以僕馬。勸入京。致書於朝士。聲大振。仕至尚藥奉御。有一朝士詣之。梁曰。何不早見示。風疾已深。請速歸處。置家事委順而已。朝士聞而慌。遽告退。策馬而歸。時有鄜州馬醫趙鄂者。新到京都。於通衢自榜姓名。云。工醫術。此朝士下馬告之。趙亦言疾危。與梁生之說同。謂曰。卽有一法。請官人急喫消梨。不限多少。